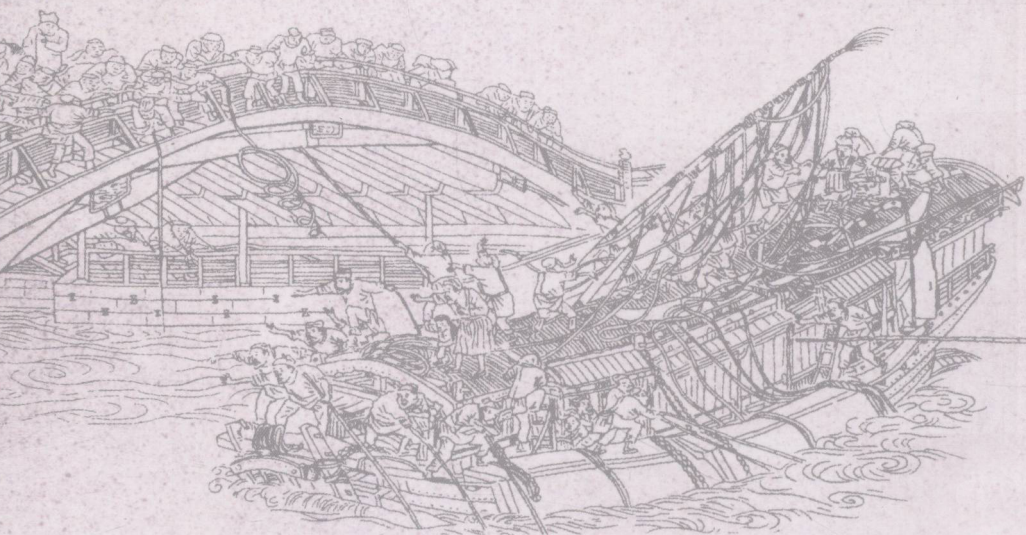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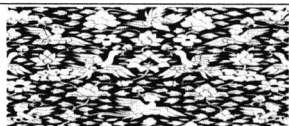


蘇辛詞遺釋

顏崑陽 著





蘇辛詞選釋

顏崑陽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蘇辛詞選釋／顏崑陽著．-- 臺北市：里仁，2012.09

面；公分

ISBN 978-986-6178-52-8 (平裝)

852.4516

01018880

· 本書經著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蘇辛詞選釋

顏崑陽 著

校對人：作者自校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編輯委員：王國良·陳益源·張高評

鹿憶鹿·廖棟樑·鄭文惠

發行人：徐秀榮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nbook.webdiy.com.tw>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

參考售價：平裝 350 元

ISBN：978-986-6178-52-8 (平裝)

目次

壹、導言.....	1
貳、東坡詞選釋.....	29
行香子（一葉舟輕）.....	29
醉落魄（輕雲微月）.....	32
蝶戀花（雨後春容清更麗）.....	34
少年遊（去年相送）.....	36
南鄉子（回首亂山橫）.....	39
永遇樂（長憶別時）.....	41
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	44
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	47
望江南（春未老）.....	49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52

蝶戀花（簌簌無風花自墮）	55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棗花）	57
浣溪沙（軟草平莎過雨新）	59
永遇樂（明月如霜）	61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65
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	68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72
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	75
念奴嬌（大江東去）	77
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	80
浣溪沙（細雨斜風作小寒）	82
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	85
滿江紅（清潁東流）	89
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牆）	92
賀新郎（乳燕飛華屋）	94
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	98
行香子（昨夜霜風）	101

目次

參、稼軒詞選釋

滿庭芳（蝸角虛名）	104
一剪梅（獨立蒼茫醉不歸）	107
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	111
菩薩蠻（鬱孤臺下清江水）	115
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	117
沁園春（三徑初成）	122
西河（西江水）	125
水調歌頭（帶湖吾甚愛）	128
清平樂（遶牀飢鼠）	131
醜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	133
醜奴兒（此生自斷天休問）	135
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鵲）	137
念奴嬌（近來何處）	140
最高樓（長安道）	143
定風波（聽我尊前醉後歌）	146

肆、結語

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	149
沁園春（杯汝來前）	153
賀新郎（甚矣吾衰矣）	157
永遇樂（千古江山）	161
南鄉子（何處望神州）	166
西江月（萬事雲煙忽過）	169
定風波（少日春懷似酒濃）	171
西江月（醉裏且貪歡笑）	174
酒泉子（流水無情）	176
水調歌頭（落日古城角）	178
鷓鴣天（唱徹陽關淚未乾）	181
賀新郎（綠樹聽鶉鳩）	184
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	189
祝英臺近（寶釵分）	193
念奴嬌（野棠花落）	196
滿江紅（家住江南）	199

目次

附錄一：蘇、辛詞參考書籍舉要·····	207
附錄二：蘇、辛詞總評精選·····	213
附錄三：蘇、辛年譜簡編·····	223

壹、導 言

一、什麼是「蘇辛詞」？

「蘇辛詞」指的是北宋蘇軾與南宋辛棄疾兩人的詞。蘇軾號為「東坡居士」，他的詞集就稱為《東坡樂府》；「樂府」一詞，可以廣義地指稱一切「合樂的歌詩」。「詞」是唐、宋新產生的一種「合樂的歌詩」，因此不少詞人的作品集子取名為「某某樂府」，例如《東坡樂府》，又如南宋王沂孫的《碧山樂府》。辛棄疾號為「稼軒居士」，他的詞集就稱為《稼軒詞》或《稼軒長短句》。「詞」因為合樂的關係，文句不像近體詩那樣整齊，或長或短，故又稱為「長短句」；有些詞人的集子，便以「某某長短句」命名，例如《稼軒長短句》，又如北宋秦觀的《淮海居士長短句》。

在這本書中，我們將以「東坡詞」、「稼軒詞」分稱兩人的作品；而「蘇辛詞」則是兩人作品的合稱。這時候，不管「東坡詞」也好、「稼軒詞」也好、「蘇辛詞」也好，都泛指不定數的作品，而不是指那本固定的「詞集」。

蘇、辛詞並稱，起於什麼時候？又為什麼二人的詞作會並稱？這樣的並稱在文學批評與

文學史上有什麼意義？蘇、辛詞並稱，是很早的事了。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西元一一八八年），稼軒四十九歲時，他的門生范開將所收羅到的稼軒詞作整理編纂成集，定名為《稼軒詞甲集》，並寫了一篇序，其中便提到：「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這樣說來，稼軒之詞被拿來與東坡比並看待，是起自稼軒還在世的時候。范開說「世言」云云，可以想見那是當時文壇上一般流行的看法。蘇、辛詞之所以被放在一起看待，原因當然是由於世人認為他們的詞風相近，上引范開的話已說得明白：「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

中國文學史上，常出現某人與某人並稱的情況，例如：晉代陸機與潘岳並稱為「陸潘」、晉宋間陶潛與謝靈運並稱為「陶謝」、唐代王維與孟浩然並稱為「王孟」、李白與杜甫並稱為「李杜」、元稹與白居易並稱為「元白」、溫庭筠與韋莊並稱為「溫韋」、宋代蘇東坡與黃庭堅並稱為「蘇黃」等等。這種種並稱的原因不完全一樣：有的只是因為活在同一時代，而某種文類的創作成就聲望也不相上下，但作品風格未必類似，例如「陸潘」、「陶謝」、「李杜」、「溫韋」、「蘇黃」；這就叫做「齊名」。有的則是除了「齊名」之外，更加上作品風格相似，例如「王孟」、「元白」。其中，甚至有些彼此交誼親厚，經常相與來往，形成明確的社會關係，因此提到某人就聯想到另一人，例如「王孟」、「元白」、「蘇黃」。

那麼，「蘇辛」的並稱，除了作品風格的類似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原因？沒有。他們一在北宋，一在南宋，相距百年，彼此全無交情。因此，「蘇辛」並稱，完全是讀者或批評家對同

一種文體加以風格歸類的結果。從文學批評的立場來看，「蘇辛」並稱最大的意義，是具體地展現了中國傳統一種主要的批評型態——「文體批評」，或可稱為「風格批評」。

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主要有二種型態：一為「情志批評」，這種批評的目的是去詮釋各篇作品中所隱涵的作者情志，也就是作者在作品的言內或言外表達了什麼情感或意向；在方法上便得一方面考察作者的生平，一方面逐字逐句去訓解、詮釋作品的涵意。例如東漢王逸箋注《楚辭》，清代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等。另一種為「文體批評」，這種批評的目的是去詮釋某篇、某類或某家作品的整體藝術形相。「藝術形相」傳統稱為「體」或「品」、「風」等。並評斷他是否能恰當地表現某種文類理想的藝術形相？例如詩要典雅，詞要婉約等；或估量這種藝術形相品位的高低，例如梁代鍾嶸作《詩品》，將各家之詩評為上、中、下三品。

這種文體批評的方法也可用在對某篇、某類或某家作品加以整體的觀察，以見出他在藝術形相上的特徵，並拿來與相近或相異的作品評比，而判斷他的正變高下。「正」是指「正宗」，即某一文類的標準風格，例如詞以「婉約」為正宗。「變」是指「變格」、「變體」，即某一文類由於某作家別闢蹊徑而創造出與「正宗」相異的風格，例如詞以「豪放」為變格。至於高下，則是指某一種風格的價值高低。

東坡與稼軒相距百年，原來全不相干，卻被拉在一起而並稱為「蘇辛」。這顯然是讀者或批評家用「文體批評」的眼光，比觀了兩家詞作的風格，發現了彼此頗為相近，因此就將他

們看作一類。並且，又把他們這一類風格和溫庭筠、韋莊、晏殊、歐陽修等人的作品風格加以比觀，發現兩類全不一樣。如此一來，溫韋晏歐「婉約」的風格產生在前，是為「正宗」。蘇辛「豪放」的風格產生在後，是對著「正宗」去變化，是為「變格」。「文體批評」往往就在做著這種「類同別異」的工作。「蘇辛」並稱，正是這種批評工作之下的產物。

從文學史的立場來看，「蘇辛」並稱最大的意義，是具現了一種以「風格承變」去解釋文學發展的史觀。文學是如何發展？這在理論上，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釋觀點。其中之一，便是前、後作家的「風格承變」。前代作家影響後代作家；後代作家所受前代影響，有正面也有反面。正面是欽羨其風格而接受之、模習之，是為「承」；反面則是不滿其風格而擺棄之、革新之，是為「變」。因此，後代作家面對前代作家，也就有或「承」或「變」的選擇，當然「承」與「變」往往不是全面而絕對。東坡之於前代詞家，「承」中而有「變」，而以「變」為其特殊面貌。稼軒之於溫韋晏歐是「變」中而有「承」，於東坡則是「承」中而有「變」，仍以其「變」為特殊面貌。稼軒之後，又有劉過、劉克莊等人，「承」稼軒之所「變」而「變」之。如此，由「風格承變」的交錯關係中，文學史家解釋了某一文類的源流演變。「蘇辛」並稱，便是這種文學史觀之下的產物。

當我們也使用「蘇辛詞」這一合稱之名時，就意味著接受了這種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的基本觀點；然而，其中細節，是否全無反省、質疑，那就看一般讀者或批評家的智能了。你，

是一般讀者，或者是批評家，對這個既定的接受觀點有過質疑嗎？

二、「詞人」蘇東坡

在這世間上，蘇東坡的「本尊」應該只有一個；但是，他顯現於社會文化上的「分身」卻有好幾個：日常生活中的蘇東坡、從事政治活動的蘇東坡、從事學術活動的蘇東坡、從事書畫創作的蘇東坡、從事古文創作的蘇東坡、從事詩詞歌賦創作的蘇東坡等等。

日常生活中的蘇東坡，愛與親友談天說笑，愛遊山玩水，愛憑弔古蹟，愛搞土木建築，愛品嚐美食，愛賞花、下棋，愛與和尚談禪……。

從事政治活動的蘇東坡，在開放中又有些保守，不躁進也不僵固，因此和銳意改革，以至於「鬼神不足懼，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起了強烈的衝突；尤其對於學校、科舉方面，王安石新法主張廢除「明經科」；「進士科」則免試詩賦，專考經義、策論。所考的經書中，廢掉《春秋》與《儀禮》。東坡認為安石太激進，改革得過頭了，因此向宋神宗呈上〈議學校貢舉狀〉，批評安石在教育、科舉上的措施。兩人從此變成政敵。當時，王安石的權勢正大，東坡自然吃虧了。

他在政治上採取的是比較折衷的想法，與王安石固然不合，就是與保守派的老臣司馬光也有些衝突。哲宗元祐年間，新黨失勢，舊黨擡頭，司馬光當宰相，打算將安石新法中的「免

役法」改回「差役法」；但「差役」原是宋初以來施行很久的服役方法，弊病非常多，因此安石變法之時，才將它改為「免役法」；這個方法雖有些壞處，但好處比「差役」為多。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便說：「君實（司馬光）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因此，蘇東坡不同意司馬光改「免役」為「差役」的做法。在政策理想上，他有不同的意見，就非建議不可。是政敵也好，是盟友也好，他考量的不是人情關係，而是政策的利弊是非。就這樣，他又得罪了司馬光。司馬光很想將他從政權核心排除出去，幸好還沒採取行動，便病死了；但司馬光的同黨並沒放過蘇東坡。

由這二個案例來看，蘇東坡在政治上很堅持客觀、理性地就事論事，不計私情，敢說敢言。從「政治家」的理想見識而言，很值得讚許；但從「政客」的現實手腕來看，他幾乎可以稱為「政盲」。就因為他這種政治性格，所以欣賞他的人很欣賞他，討厭他的人也很有討厭他；一生在宦途上起落很大，得意的時候，擔任翰林學士、兵部尚書、禮部尚書；不得意的時候，被貶到地方當閒官，甚至下牢獄、放逐到海外的儋州（今海南島）。

從事學術活動的蘇東坡，繼承父親的遺志，完成了《易傳》，又作《論語說》，放逐到儋州時，更寫出了《書傳》；在學術上往往有他獨特的見解。

從事書畫創作的蘇東坡，能畫墨竹；書法的成就非常高，字體豐潤而有骨力，號為「綿裡鐵」。尤其行書，瀟灑而勁挺，與米芾、蔡襄、黃庭堅並稱「四大家」。

從事古文創作的蘇東坡，承繼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的古文路數，不管奏、議、書、表、傳、記、策、論各體，都有質、量豐碩的成果；為明代以來所尊崇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至於詩詞創作的蘇東坡，詩的作品有二千七百多首，與黃庭堅齊名，並稱「蘇黃」。「詞」是我們所要特別介紹的，後文再細說吧！

這幾種社會文化上「分身」的蘇東坡，具體來看，不盡相同，當然也非截然沒有關係。他們是東坡「本尊」在不同情境中特殊的具現，都有「本尊」的某些共性。

前二種分身，是現實世界中，以社會性的「公開行為」表顯出來的蘇東坡。不管日常生活中，種種與功利、美趣、道德有關的行為；或政治活動中，種種與思想、權力有關的行為，他的背後都有一個蘇東坡的「本尊」，那就是他的精神生命。這精神生命，再分別具體的說，指的便是他基本的氣質性格與文化性格。「氣質性格」是天生的種種剛柔、清濁、智愚等性子。「文化性格」是後天教養薰習的種種有關功利、美趣、道德等價值意識。

後幾種分身，則是理想世界中，以藝術性的「象徵形式」所表顯出來的蘇東坡。它們相同的地方，都是東坡「本尊」那一精神生命的投射。不同的地方，則是由於藝術媒介所造成形式上的差異，而形成各別的樣貌。古文中的蘇東坡，比較彰顯了東坡道德精神上的樣貌，而詩詞則比較彰顯了東坡美趣精神上的樣貌。

東坡的「本尊」，在氣質性格上，剛強、清明而充滿機智，並且才情多向。剛強，故不畏外力，堅持理想。清明，故功利上的慾望不強烈，能開出超曠之心懷。機智，故能隨緣調適，不墨守成規，而具有適應不同環境的智能，以及突破格局的創造力。才情多向，故能欣賞各種美趣，而表現為多樣的藝術成果。

在文化性格上，他由於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又養成深厚的歷史文化意識，因此在此價值觀上，能以「士志於道」的精神自許。從小讀《後漢書·范滂傳》，被這處在亂世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知識分子所感動，因此自期要效法「范滂」。

在學養上，他對《易傳》、《論語》、《尚書》以及賈誼、陸贄的政論等，都下了很大的工夫，於儒家修身、治平之道，當然有深刻的認識。凡此，都養成他待人處事仁厚中和的性格，論政時常能以理想自持而又有藉古鑑今的智慧；但他同時又對莊子、禪宗有獨得的體悟，開發出他原本清明的氣質而為超曠的襟懷，讓他在日常生活與藝術創造中，能在儒家嚴肅的道德之外，又另出一種灑脫不羈的美趣；在遭遇貶謫時，也能化解常人往往陷溺其中的憂苦。這就是蘇東坡的「本尊」了。

至於詞人的蘇東坡是什麼樣子呢？我們可以畫個輪廓出來：他正式成為「詞人」，其實是比較晚的事。假如史料不曾大量散佚，那麼根據現有的《東坡樂府》來看，他開始寫「詞」的時期，是在神宗熙寧初年。這時候，東坡已快四十歲，政治上和王安石及其新黨產生衝突，

自請外調，被派去杭州當通判。

為什麼他成為「詞人」會比較晚？原因不確定；但可以推測是：「詞」本是一種產生於俗樂而流行於酒宴間的新體歌詞，當時在以政教自期的知識分子中，並不十分受到重視，聊以玩樂而已。恐怕早年的東坡，也有這樣的觀念，對這種無法與「載道」的「古文」、「言志」的「詩」相比的流行歌詞，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到杭州去當通判，職務既輕鬆，風景人情又很美好，比較有心意去賞玩生活。這時，「詞」可能比「詩」更適合去表現這種無關要道的生活情趣，因此他開始當起「詞人」來了。我們看他杭州通判時期的詞作，也的確多是遊山玩水或與朋友相聚喝酒、相別送行的閒情。

「詞人」的蘇東坡，表現了幾個由「本尊」分化而成的面向：

第一個是喜愛親友的蘇東坡：

「親友」是他在詞創作上很重要的動力。我們可以看到他三百多首詞作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與某某歡飲」、「送某某」、「贈某某」、「戲某某」、「和某某韻」等題意。這不是他好作虛假的應酬，而是真的很喜歡和親友相聚，也不捨親友的離去。不過，他也並非那種深情纏綿的人，因為在感性之外，他的氣質與學養，又有著一份能洞徹人生、超越悲情的理性，使他在詞中，對親友們往往表現為發乎「情」而止乎「理」的蘇東坡。即使對他最親愛的弟